

黄维将军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受到解放军的反击，其兵力消耗甚大，形势步步恶化，因而由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随着解放军之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在继续遭受失败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全面防御而采取重点防御，企图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点，使解放军“啃不动”，以苟延残喘。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关于重点防御的部署，曾有所研讨，关于确保华中曾有所规划和准备。其决定的措施之一，是就现有部队加以调整编配，组成若干兵团，以准备即将来临的防御战。

第十二兵团是在以上的决策下编成的，该兵团所属部队情况是：

（一）第十二兵团系国民党主力兵团之一，由第十八军（兵团骨干部队）、第十军（整编第三师被歼后，交由整编第十八军胡璉重新成立整编第三师，该师悉由第十八军的建制部队和官兵拨编调整而成）、第十四军（该军前任军长罗广文是陈诚系分子，曾任第十八军第十八师师长，并曾一度任第十八军军长。该军曾有相当时期和第十八军在一起行动，所以虽然不是第十八军的部队，但与第十八军作风大体相同，极为融洽。此时罗广文虽已在四川升任新兵训练司令而去职，继任军长的熊绶春与我是黄埔先后同学和同乡，第十四和第十八军是很一致的）、

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及其部队均系汤恩伯系 ,而吴此时的主要靠山是何应钦 ,这个军的作风不同 ,与第十八军不一致)编成。

(二)这个兵团的编成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 ,当时各军都还是用整编师的番号 ,到编为兵团以后 ,才恢复军的番号。当时整编第十八军 (等于兵团的组织) 军长胡璉兼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 ,该军则下辖整编第十一师 (即第十八军) 和整编第三师 (即第十军) ,另外整编第十师 (即第十四军) 也归胡璉指挥。以上述部队编成兵团 ,理应以胡璉任司令官。但是 , 因为整编第十八军在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之下 ,人事派系矛盾的一方面是第十八军所属部队是华中有力部队之一 , 白对胡是拉拢的 ; 另一方面白对陈诚和第十八军有成见 , 对胡璉屡有攻击 , 蒋介石不得不另外派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在此情况下 ,蒋介石叫林蔚向在上海养病的陈诚征询第十二兵团司令官人选的意见 ,陈诚举我出任。我是陈诚系的骨干分子之一 ,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一直任陈诚第十八军系统的旅长、师长(十一师) 和军长(十八军和五十四军)。我由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调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仍兼新制军官学校校长。这样 ,才使得胡璉和各军干部不致不服。又因何应钦与陈诚之间和白崇禧与陈诚之间人事派系的矛盾 ,何应钦向来对我不满 ,因此何、白曾一度表示反对以我出任。由于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支持 ,所以才决定由我任司令官 ,胡璉任副司令官。又整编第二十三军军长兼第九绥靖区 (在苏北新安镇) 司令官李良荣 ,因为他的基本部队整编第二十八师 (即第二十八军) 在华中“剿总”未归还建制 ,第九绥靖区部队虽归其指挥 ,但指挥上很感困难。

李良荣和我私交很好 ,于是他自告奋勇 ,愿调为第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官 ,并把他的基本部队整编第二十八师(是李良荣任师、军长时所带的部队)编入第十二

兵团，经我们二人亲向蒋介石报告，并已命令发表。但几天之后，蒋介石又调李良荣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更因整编第二十八师被白崇禧扣住不放，于是国防部又以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部（即第八十五军）编入第十二兵团，并由何应钦提出，以吴绍周升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仍兼该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得到蒋介石的核准。

可是白崇禧另有打算，把第八十五军抓在手里，并把它编第三兵团（张兵团），还把个军派到广水、应山方面去了。由于我的力争和国防部的坚持，其几费折，白崇才把这个军出来。直到第十二兵团已在蒙城与解放军展开作战，大约是十一月二十日，第八十五军才赶到蒙城，归入兵团建制和参加作战。从以上第十二兵团的组建过程，可以看到国民党军内部人事派系的矛盾及部队关系的情况。

第十二兵团司令部于九月下旬在汉口大体组织完成，二十六日，兵团部移至确山，其所属部队除第八十五军如前述没有归入兵团建制外，第十八、十、十四三个军均集结于确山、驻马店、遂平间地区休整，准备行动。十月初，白崇禧到驻马店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他认为济南失守后，解放军势必南下，但对中原解放军将采取如何行动及其目前主力所在，没有提供可资依据的情报，只是盲目地说是要以攻为守，策划以第十二兵团为主力向襄城、鲁山方面进犯解放区，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吸引在豫西方面，以牵制其向津浦路东进与华东解放军会合。

十月中下旬，白崇禧以第十二兵团（在第三兵团配合下）由驻马店附近地区出发，向泌阳、唐河、南阳间进行扫荡。但是该方面的解放军都转移了，兵团一无所获，不得已于十月底回师驻马店附近，于十一月四、五日在该地区集结完毕。

第十二兵团（欠第八十五军）甫到达驻马店附近，即奉命向徐州进发，并奉严令“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兵团即于十一月八日由驻马店地区出发，遵照

指定路线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东进。因为部队有战车营、榴弹炮营等重武器和汽车营及大量胶轮大车，且道路不良，沿途又需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以致部队行动迟缓，受到解放军的拦截和追蹙。由正阳以东沿途排除解放军的小部队及地方武装的袭击，依次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于十八日先头到达蒙城。是时解放军扼守涡河北岸，第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第十八军在蒙城正面展开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击破扼河防守的解放军。

第十八军的一个师当即渡过涡河，以掩护后续部队的行动。解放军则撤退到北淝河北岸，同时在涡阳方面解放军的强大部队向兵团左翼威胁。当时摆在第十二兵团面前的问题是解放军主力部队已在当面，如我由蒙城正面渡河向宿县进攻，则面对北淝河、浍河的障碍，如解放军据以节节顽强阻击，并从涡阳方面对我左侧威胁，就会使我前进困难，陷于不利。因而当时曾拟利用涡河的掩护，由蒙城以主力转到怀远附近渡河，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再向宿县进攻，如此或可出解放军之意外，前进可较为安全。这一意见，曾电国防部请示，未得同意，仍限令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以击破当面解放军，迅速赶赴徐州。

第十二兵团约于二十一日开始由蒙城附近分渡涡河，向据守北淝河的解放军展开全面攻击。是时，第八十五军亦由后方来到蒙城，经过激烈战斗，攻占板桥、乌集。该线的解放军被迫撤退，再据守蕲县集亘孙疃集浍河北岸之线，继续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则渡过北淝河，继续展开攻击。又解放军之有力一部在浍河南岸南坪集凭阵地死守，拒止国民党军攻击。全线激战竟日，攻占南坪集。国民党军主力渡过浍河，对浍河北岸的解放军阵地继续攻击，逐渐突入解放军之袋形阵地，其战斗焦点在南坪集以北之朱集方面。

至二十五日，战斗胶着在上述之线，未获进展，解放军则不断反攻。在上述情况下，我认为难以击破当面的解放军，即使攻击再有进展，解放军仍然是节节阻击，而我军则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特别是北淝河和涡河，成为我军背后的障碍和威胁。此时，兵团后方联络早已全被遮断，如仍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决心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铁路线固镇方向转移，以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并力由该方面进攻宿县，赶赴徐州。

二十五日夜间，兵团在淝河北岸的攻击部队撤退至南岸，而后逐次交互掩护向东转移。在朱集方面之第十八军是夜撤退至双堆集附近集结。第十军在淝河北岸及攻击孙疃集的部队撤回淝河南岸，并在南坪集及其以西之淝河南岸掩护第十八军撤过淝河后，即向双堆集以西地区集结。第十四军在淝河南岸构成阵地，掩护兵团而后之转移。另外以第八十五军之一部位于南坪集以南，掩护第十军转移。各军上述行动，为解放军发觉。二十六日，解放军尾随迫近进击，担任掩护的第八十五军受到猛烈攻击，另有由西而来的解放军小部队钻到双堆集附近地区骚扰袭击，虽被驱逐，但使国民党军受到一些妨害。

此时，由于部队密集，各军间微有混乱现象。国民党军当时已处于中原野战军的包围压迫之下，如就地防守，势将困毙，仍然只有乘解放军的包围阵地尚未巩固之时，向东转移之一途，二十七日拂晓，向东南方向攻击，企图各军交互掩护转移，以达到向东逃窜之目的。

这时的部署是：

（一）第十四军就淝河南岸原已构成的阵地防守掩护，并尽可能集结兵力与第十军协力攻击；

（二）在双堆集附近的第十八军向西、向南掩护，并俟第十军、第八十五军攻击进展后，再向东转移；

（三）第十军、第八十五军拼力向东南攻击。第十军、第八十五军发动攻击以后，进展顺利，不断前进，战斗激烈。但在浍河南岸担任掩护之第十四军部队战斗力脆弱，受到解放军的猛攻而溃退到杨围子方面混战。这一情况，未为兵团部和第十军所知。上午十一时前后，该方面的解放军渡过浍河，向南直冲正在攻击前进中的第十军左翼侧。第十军即以预备队向之反冲，双方经过极其激烈的肉搏战后，才把战况稳定下来。第十军的攻击也被迫停顿。第八十五军的攻击部队廖运周师（第一一〇师）攻击进展以后，因后续部队迟缓，以致被解放军截断联络，该军其余部队的攻击，也因之停顿。这时，国民党军的攻击已告失败，窜逃无望，只得把当时的战线稳定下来，加以调整，就地固守待援。至此，解放军在双堆集地区对第十二兵团完成了四面包围。

兵败徐蚌会战

序言

1934 年末，黄埔一期生刘畴西率红 10 军团在浙赣边遭到黄埔同期同学俞济时的“围剿”。1935 年 1 月刘畴西、[方志敏](#)被捕。俞济时想都没想要给老同学开点后门，当衣衫褴褛、冻得发抖的刘畴西被带到身穿将军大衣、烤着炭火的俞济时面前时，俞济时优越感顿生，连寒暄都没有，挥挥手，就让人把刘畴西押走了。同为同学的黄维后来听说此事，对俞济时大为不满，当面损他：“那么冷，你也该叫老同学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杜聿明率远征军出兵缅甸，战败回国，黄维负责对他的部队进行点检。杜知道黄的秉性，执法如山，但希望他能够开恩给自己少报些损失，留点儿面子，故宴请黄维。宴会上果然气氛沉重，杜的幕僚有人为活跃气氛，便没话找话，和黄维搭讪，不外乎什么天气很好，风调雨顺啊之类的废话。谁知黄说：“我老家江西正发水灾，哪里来的风调雨顺？”杜部下听他口气，以为他要索贿，便问将军是否需要些款子给家乡？结果黄维大怒。杜长叹退席，知道这书呆子手里绝不会对自己留情。

抗战时期的黄维

壹 | 黄埔时期

1904 年 2 月 28 日，黄维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农家，其父在其七岁时早逝，由其伯父将其带大。早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因经济拮据考入鹅湖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员。在此期间认识我党早期的大人物方志敏。

1924 年，因在学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与当地乡绅交恶而被迫弃职离乡。经方志敏安排，找到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赵醒依，由他做为介绍人进入黄埔军校一期第二队，和周士第、郑洞国、俞济时、桂永清等成为同班同学。

毕业后在黄埔三期入伍生总队任中尉区队长。14 年 2 月 10 日率入伍学生随校长先后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任排长、连长。北伐时升为营长，在南京栖霞山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展开激烈战斗，以表现勇敢果断著称。不久升任第 21 师第 61 团团长。

黄维所在第 21 师从 1926 年秋天自广东挥师北伐，过江西，进浙江，到达上海、江苏，历时数月，沿途对城乡百姓不犯秋毫，处处受到欢迎。

黄维 黄埔军校学生通讯录

1927 年，随着国共之间的分裂，黄埔一期的学生也走向不同人生道路，黄维与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等人仍然追随校长，而陈赓、徐向前却选择了共产党。校长素来推崇曾国藩的“识人之术”，用人考究“资历”，而黄维本身就是黄埔一期嫡系，在北伐战争中已是营长，在北伐中又表现勇敢。再加上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举荐，因此深得校长器重。

1928 年秋，校长成立陆军第 11 师，钦点黄维任该师团长。

1929 年，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主办的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在校期间黄维曾多次受到校长单独训话。

1932 年，黄维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毕业后，回到第 11 师，当时任第 18 军军长的陈诚对他非常赏识，将其提升为第 31 旅旅长，由此也被视为陈诚“土木系”的一位重要将领。

陈诚

黄维的成名之战，是 1932 年 2 月-3 月土地革命时期的赣州战役。黄维回忆赣州战役时说，“红军围攻赣州时，18 军兼程驰援赣州。我是 18 军 11 师 31 旅旅长，在沙地驱逐红军的游击队后，直抵赣州北门，架成浮桥，在黄昏后率部三个团入城，立即接替北门、西门、南门的城防守备。当夜，红军在东门爆破城墙，部分突入城内，经马昆旅反击，被打出去。又经四五天，工兵营坑道挖成后，师长罗卓英命令总攻，31 旅于夜半后，由坑道潜出城外，65 团围困红军一个师，从师长侯忠英以下全部俘获。彭德怀只知马昆……嗯，都过去五十多年了。”

1933 年 3 月，参加了校长发动的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奉令开往崇仁，担任防守任务，并升为第 11 师副师长。5 月，校长又直接组织指挥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7 月，第 18 军编制装备改革，黄维就任第 11 师师长，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黄维精心选拔年轻有志有为的黄埔学生担任连排指挥官，并在短促的时间内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作为一师之长，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诚以待人，特别是他在生活上清廉得如一名士兵，使部下都诚服他治军严明。受训期满，率部在黎川附近的樟树、横村地区与红军作战。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后，他率第 11 师留在韶关、大庾岭一带，担任“清剿”任务。

1935 年 7 月，第 18 军各师进入浙江境内，担负“肃清”在浙西南地区红军的任务。

贰 | 抗战时期

1937 年，一直欣赏德国军事教育的校长，一纸批文送黄维去了德国考察。在德国，黄维如饥似渴地学习德国军事经验，并在国内国民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使校长颇为赞赏。原定赴德深造一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被提前召回国。

1937 年 9 月下旬，黄维接任第 18 军第 67 师师长。

罗店战役

淞沪会战时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之战是黄维的第二个高光时刻。

罗店当时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为占据了罗店向南就可以直插当时的上海市区闸北、江湾、虹口一带；向西可以沿着罗嘉公路直取嘉定。

假如日军占领罗店，那么可以打开南进上海的通道，截断国府士兵与后方联系的陆上交通线沪宁铁路，所以谁掌握了罗店就掌握了淞沪战场的主动权。淞沪战役爆发后，日军大本营开始增兵，臭名昭著的日军大将松井石根率领日军第 3、第 11 军团增援上海，在这之后第 3 师团从吴淞口登陆往大场方向进攻，第 11 师团从川沙登陆进攻罗店。

这两支师团都是日本最精锐的甲种师团，战斗力非常强悍，日军靠着先进的火炮和坦克很轻松的就炸开了罗店的防线，由于当时罗店处于战争第二道防线，只有少量兵力在此驻扎，日军不费吹飞之力占据了罗店。

当得知这个情况之后，18 军军长罗卓英立马派第 11 师紧急赶往罗店，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收复罗店。

由于日军当时刚刚占领罗店，后续部队也并未根上，所以罗店只有 400 多鬼子，11 师随即展开猛攻，第 33 旅 66 团团长胡璉率部进行猛攻，突入罗店，当晚重新收复罗店。

然而国军还未站稳脚跟，25 日早上，日军趁着国府士兵来不及稳固防线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重新向罗店发动了进攻，罗店又重新陷入了一片焦土之中。

由于罗店的位置太重要了，国军高层命令罗卓英必须收复罗店，于是就在 25 日晚上，国府士兵在一片漆黑之中又重新发动了进攻，但由于日军已经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所以在罗店方向加强了防御，日本鬼子抵抗得非常顽强，战斗持续一整夜，国军将士死伤惨重可还是无法收复罗店。

战斗至 26 日早上，201 旅前来支援罗店，看着大量的增援部队，日军更加疯狂地朝着国军阵地发射炮弹，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之中，201 旅旅长蔡炳炎阵亡，罗店回到了国军手中。

然而，因为将士伤亡太过惨重，28 日下午 6 时，国军将士因为伤亡惨重被迫退出了阵地，但是罗店南部依然掌握在 18 军手里。

从 8 月 27 日晚至 9 月 3 日，日军不断增兵防守罗店，国军也不断的投入罗店战场，希望尽快收复罗店，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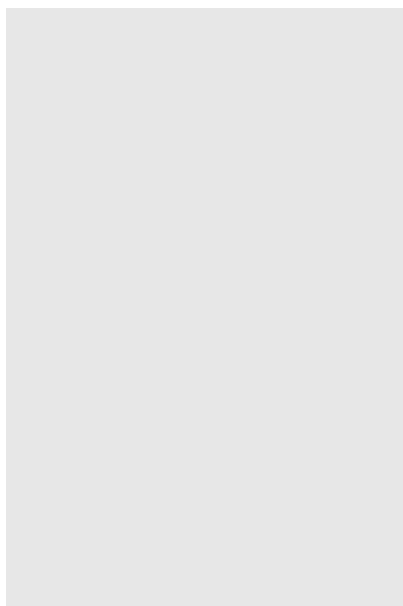
9月6日，日军攻占了宝山，此时围攻罗店的国府将军一下子腹背受敌，罗卓英下令停止围攻，从9月13日至10月20日，中国守军全线转入防守，日本则不断的靠着航母、战机以及先进的重武器进攻中国守军。

10月26日，此时已经失去了最佳战机，统帅部决定撤出罗店，罗店保卫战至此结束。

在罗店与占据海陆空火力绝对优势日军，进行10余天的阵地战，几乎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打到最后黄维手下的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二人重伤，师部除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当时，国民政府的宣传机构曾大肆宣传黄师长的忠勇可嘉。不过事后，也有不少人说当时黄维的指挥死板僵硬，“**书呆子黄维**”的名声就此落下。

淞沪会战后，他奉令率部转到皖南山区。

1938年，校长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交给了黄维，34岁的黄维任军长。黄维深得校长信任，不到30岁就当上了师长，从师长到军长也只用了四年。



在赴江西途中受校长召见。召见时校长送他一张照片留念，并将黄维的号“悟我”改为“培我”，可见校长对黄维的“栽培”之心。

武汉会战时，他将第 11 师、第 67 师部署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路德安地区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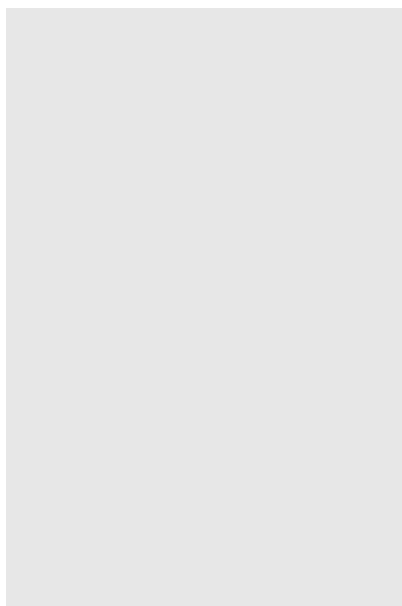
9 月 1 日，日军第 9 师团一部乘第 30 集团军部署未定，突破阵地，沿瑞德公路窜扰南浔路之马回岭。黄维率第 18 军协同其他部队对其逐次截击、堵击，在马回岭与日军展开激战，使日军迂回德安的企图彻底破产。

黄维率部在武汉保卫战中迟滞日军攻势，特别是在湖口、彭泽作战中，全军以将近万人的代价的挡住日军波田支队的进攻。**可以说当时的黄维，无疑是土木系的虎将。**

武汉会战期间，黄维借了 8 门大炮给时任 656 团当团长的廖运周，攻打日本人。

1939 年，日军攻占越南后，在滇越边境集结兵力，企图进攻云南，严重威胁我国西南各省。

1940 年，同样是土木系王牌的 54 军军长陈烈在一次看牙医的过程中去世，而为了继续加强对 54 军的控制，陈诚推荐 18 军军长黄维平调担任 54 军军长。



陈烈

要知道当时虽然 54 军是土木系部队，但却被划归何应钦系统的关麟征第 9 集团军，卫戍滇南防卫日军。对于黄维来说，担任 54 军军长，既要帮助土木系掌管老部队，又要和上司关麟征打太极，提防其往 54 军掺沙子。

因此，就在这暗流涌动的派系斗争中，黄维担任了 54 军军长。

黄维继任第 54 军军长，第 54 军属于中央军精锐劲旅，装备优良，下辖三个师，第 14 师阙汉骞部、第 50 师杨文琮部、第 198 师王育瑛部，由昆明赶赴滇越边境驻防，率第 54 军抗击日军入侵。

在担任军长后，黄维可谓是尽心尽责。

为了加强土木系对 54 军的控制，他将 11 师副师长叶佩高调到 54 军协助其管理土木系，在随后原 198 师师长郑挺锋平调后，叶佩高也升任该师师长。刚升任 54 军军长的时候，因为陈烈的突然去世，部队士气低落。

而面对这些，黄维也从 1940 年 10 月 31 日到 12 月下旬，在 60 天的时间里，走访了全军绝大多数基层作战连队，深入了解了训练、生活和军民关系，亲力亲为的帮助部下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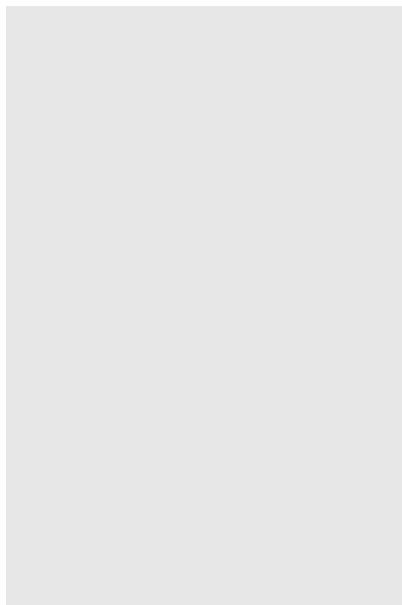
可以说黄维在上任后，就得到绝大多数下层军官（本来就是土木系）和士兵的爱戴，甚至其工作还得到了同样以爱兵自诩的陈诚首肯。照此以往下去，关麟征等人控制 54 军的计划必然破产，黄维的威望也足以让其在土木系和国军内部更进一步。 **但这个时候，书呆子气息的黄维却打破了“国军潜规则”，让其直接从仕途最高峰跌落下来。**

黄维贪墨案

其实在黄维担任时，关麟征和何应钦等人就小动作不断，要么进行人事调动，要么挑拨 54 军内部矛盾。但这些暗招也随着黄维深入基层，巩固士气而瓦解。

不过就在关麟征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黄维干了一件对士兵好，却得罪高层的事。**

这件事被关麟征不断放大成“**黄维贪污**”最终导致其被革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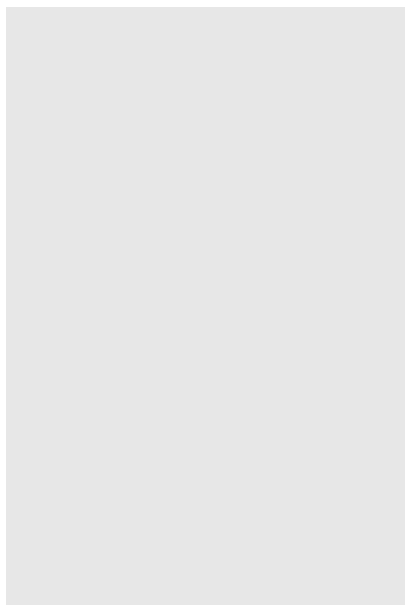
校长和关麟征

原来，在国军内部基本上都存在着贪墨现象，为此当时主管军政部的何应钦也制定了军事主官不得干预后勤物资分配，想以此来控制军长、师长们的吃亏空现象。在推行过程中，一向以清廉著称的土木系，并没有当成一回事，毕竟土木系的主官们在陈诚带领下，作战能力暂且不谈，但基本上都不会喝兵血。在诸如 18 军内部，黄维也是直接参与军需分配。

但来到 54 军之后，虽然军事主官是土木系的，但军需也有其他派系的人。

因此 54 军内部的供给一直存在被克扣的现象。虽然有明文规定，当时嫡系部队每天 1.5 斤的口粮标准发放，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些口粮，特别是米里面不是发

了霉就是掺了砂石，除了硌牙，还让人吃不饱。每个人的军饷也只有 6 元，在物价飞涨后，在菜市场上将士们也吃不起油和菜，战斗力当然要弱，军心涣散。因此底层士兵当时意见很大，天天嚷嚷着饿肚子。



抗战期间国军的就餐伙食（陆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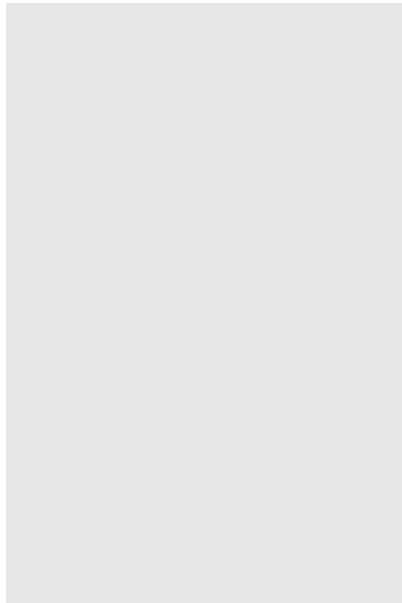
而在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后，为了稳定军心，提高战斗力，黄维也想以自己在 18 军的那套模式进行操作，由军部来调配补给，决定给每个士兵增加口粮二两和菜金，黄维决定，同时又给军政部门写报告，反映这一情况，还拿一些发霉、掺砂石子的军粮做为物证。

但那些军需蛀虫们可就不干了，他们一方面跟关麟征和何应钦打小报告，另一方面也在外面散播谣言说“**黄维贪墨**”。关麟征乘机利用此事陷害黄维，向何应钦进谗言，说黄维“有意与军政部何部长为难，实际是煽动部队反对何总长。”

而此事也上升到了何应钦和陈诚两派的的斗争上了，两人在会议上唇枪舌战。

何应钦一人双职，既是军政部长，又是参谋总长，大权在握，势力庞大。当时军粮质次、粮少，伙食费又低，这在国军各军中是普遍存在的，许多部队本来就不

满和反感，这次黄维出来直言了，何部长很不高兴。何应钦想杀鸡儆猴，以处置黄维来压服各部队闹事。**校长没有办法，只能让巡视组去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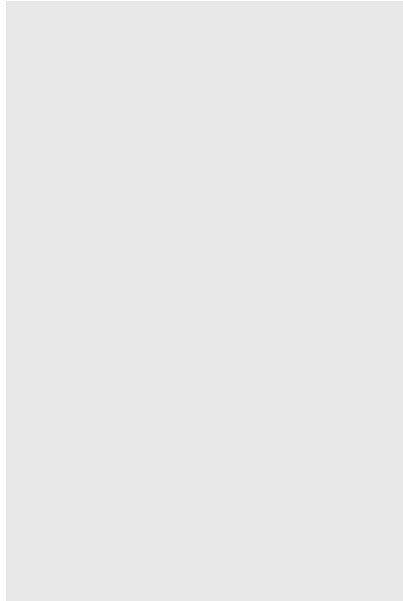
国军“巡视组”在巡视地方

但在接待巡视组的时候，黄维书呆子的劲又上来了。

黄维一向以清正廉洁自诩，压根不想理这些钦差大臣。不仅没有“效敬”和好酒好肉招待，甚至在对这些钦差大臣们也没啥好脸色。黄维对巡视组说：“如果你们查出我有贪污中饱私囊之处，请指出，据实报告军政部，将我法办！”言外之意：“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

如此这般，本身有“鬼”的“钦差大臣”——“稽查”，能说黄维的好话？除了对亲眼所见的军粮中自己为了那点儿银子掺的沙子视而不见外，反而暗中直找黄维的茬，“证据”找好了，什么也不说，就拍屁股走人。

巡视组在黄维这里吃闭门羹后，回到重庆的他们不仅说军需的军粮里面都是足额给到的大米，还在何应钦的授意下反咬了黄维一口，说“**黄维破坏军需独立，公积金不报不缴，请予撤职查办。**”。



何应钦

血气方刚的黄维哪能忍，除了跟陈诚诉苦之外，还直接到何应钦的军政部闹起来，嚷嚷着辞职，搞得何应钦不胜其烦搬出了校长。

校长深知黄维不是这样的人，也知道军队蛀虫多，但如果这个时候支持黄维，会让更多的人直接干预军需，可能会闹分化。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黄维去后方当一个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过度一下。但奈何黄维性子太烈，看不惯官场的勾心斗角，决定辞职回乡，这期间黄夫人劝他随和点，他却说：**如今抗战不能胜利，就是国家腐败造成的，他宁肯丢官回家种地，也绝不同流合污。**

而这一隐退，就让他直接远离国军核心层将近 5 年时间。

杜聿明碰壁

国民党很多将领都领教过黄维“书呆子”的厉害。

杜聿明率远征军出兵缅甸，野人山战败回国，负责对他的部队进行点检的就是黄维。杜知道这黄维的秉性，执法如山，但希望他能够开恩给自己少报些损失，留点儿面子，伸着热脸去贴黄维的冷屁股，故宴请黄维。

宴会上的气氛果然凝重，杜聿明的幕僚们为了活跃气氛，就和黄维没话找话，说的也就是些“近来天气很好，风调雨顺什么的……”。谁知黄维不领情，立刻发作曰“我老家江西正发水灾，哪来的风调雨顺”。杜聿明部下以为黄维向他们索贿，便问是否给黄维家送些“款子”。谁知，黄维听后更大发雷霆曰“我家开的酱油铺米铺，发大水正好发国难财……”杜聿明听后无奈地长叹一声便离席而去，知道黄维绝对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了。

1944 年，日军侵入贵州，直接威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国民政府为扩大兵源，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入伍。校长将“军事委员会督训处”改组为“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总部设在重庆，由黄维任副总监。黄维主持工作一年多，培训学员达五六千人之多。日本投降后，青年军分编为三个军。

1948 年 11 月 25 日，奉命反攻宿县以及前往徐州“会师”的蒋军精锐第 12 兵团，却反而被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围困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第 12 兵团的 10 万余大军装备精良，在被围之初的突围和防御作战中，美式轻重武器撒了欢儿地拼命射击，结果仅仅一周下来，所携粮弹均已告罄。兵团司令黄维向南京告急，联勤总司令郭忏那是“土木系”四大金刚之一，自然全力进行保障，空军也出动大批运输机前往空投物资，然而第 12 兵团

的基层官兵们却牢骚一片：“投这些东西不济事，最好把胡老头投下来”。

所谓的“胡老头”当然就是原第 18 军军长、整编第 11 师师长、第 12 兵团副司令官、黄埔四期生——胡璉。

叁 | 内战时期

1946 年 6 月，黄维被委任为第 31 军军长，并奉命率部赴台湾。部队到福建集中后，又改调浙江余杭和绍兴地区，实施预备军官训练。但因广大青年不愿打内战，所以这次征集青年军的工作远没有第一次那样顺利。

1947 年春，黄维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升为上将的高魁元、王异等都曾是他的部下。每当提起黄维，很多国民党将领的评价都是：黄维总是表情严肃，连走路都是挺着胸脯，一副将军的仪容，在部下面前从来不苟言笑。黄维不仅对部下要求严厉，对自己也很严格，他从不染指女色或赌博，从西方留学归国后，也不流露出西方特色。

因此，校长把黄维看作是无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人才。

47 年秋，在黄维流露出对军事教育感兴趣后，校长安排黄维到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军官。

本来这个校长是蒋校长自兼的，但校长一方面考虑到黄维德才兼备，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他，把校长之位让给了黄维，使黄维感激涕零。

晚年的黄维曾坦言：蒋某人（蒋介石）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待我恩重如山，我最感谢的就是他们。

肆 | 12 兵团的内卷

解放战争的头两年，南京方面基本是陈诚表演的舞台，作为主管军队作战、编制、人事、联勤的“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在校长的支持下可谓“权势熏天”，所以土木系上下也非常得势。

从 1947 年春起，陈诚先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先在徐州督军，直接插手华东战事，甚至完全架空了绥署主任薛岳，遂有华东野战军的“莱芜大捷”。莱芜战役后薛岳成为替罪羊被撤职，大失颜面的陈诚又主动请缨，要求去东北改变局面，1947 年秋再就任“东北行辕主任”，结果呢？上任五个月就弄得一团糟。

陈诚虽然叫嚣：“如果共军攻到沈阳，我最后以手枪自杀”，实际却于1948年2月5日狼狈逃离东北，前往上海“国防医学院”治疗胃病和休养，把东北的烂摊子交给了继任者卫立煌。

而就在陈诚术后休养期间，南京政权的军政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军事上，国军对山东、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完全破产，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国军被迫全面转入战略防御；在政治上，校长为“行宪”而举行的国民大会上，一直坐冷板凳的“国防部长”白崇禧推波助澜，在军事报告中把国军失败的责任，一鼓脑全部归咎于陈诚的指挥无方。

长时间被陈诚和土木系所压迫的蒋军其他大小派系，这一次来了个抱团取暖和集中大爆发，军政两界在会议上群起而攻之，强烈要求校长惩办陈诚，大会甚至于4月21日通过了《请政府严办参谋总长案》，“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的口号不绝于耳。

校长心里门清，表面上各方势力是在攻讦陈诚，实际针对的当然是自己，但为了顺利当选“总统”同时平息舆论，不得已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手法，1948年5月13日，在校长的授意下，陈诚主动请辞国防部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海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

在南京政府“行宪”期间，李宗仁也如愿以偿竞选“副总统”成功，白崇禧又赶走了主要政治对手陈诚，桂系可谓大获全胜。然而校长岂能善罢甘休？

为防止李、白在南京沆瀣一气，同时也是为了回敬桂系的发难，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打发到武汉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虽然恼火一度拒不赴职，但是在黄绍竑的一番劝说下，最终于1948年6月28日正式就职。

令老蒋始料不及的是，“小诸葛”意外获取相当的兵权以后，转头就发起了更凶猛的政治反击。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为了防止中野和华野在国统区进行渗透和作战，国军开始在关内对军队结构进行调整，除了担任地区作战部队的绥靖区的部队外，还有和我军进行机动作战和决战的野战部队，最高编制为兵团，这些部队归剿总和绥署统一指挥。到了1948年关内国军开始成立6个针对中野和华野的机动兵团（每个兵团都是精锐）。

校长中央军的骨干力量当然是黄埔毕业生，但是从黄埔一期毕业的1924年到解放战争爆发的1946年，期间不过22年时间，尽管一些黄埔军官在校长的着意提拔下职衔晋升很快，仍然不足以爬到战区统帅的高位。

黄埔一期生的军衔到解放战争期间，绝大多数为銓叙陆军中将或者少将衔，唯一挂三颗星的仅有“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胡宗南，所以也只有胡宗南混上了战区司令长官和后来的绥靖公署

主任，而其他黄埔一期生只能屈就战区副职、兵团级正职甚至副职。

比如在解放战争初期，胡璉（四期）任整 11 师师长、张灵甫（四期）任整 74 师师长、阙汉骞（四期）任整 54 师师长、赵锡田（四期）任整 3 师师长、宋瑞珂（三期）任整 66 师师长、陈颐鼎（三期）任整 70 师师长、李天霞（三期）任整 83 师师长。因此，胡璉能够在 1947 年晋升整编军长，已经属于一定程度上的破格提拔，反正是土木系内部的事情，陈辞修大权在握，他说行那就行。

当时呼声最高的是胡璉，本身他能力强，在抗战中也是屡立战功，甚至在南麻还打出了国军少有的中心开花胜仗。再加上其之前就一直担任 18 军军长，自然呼声很高，就连陈诚都在为他打 call。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蒋军组建大型机动兵团的 1948 年夏秋，陈诚已不在位，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和新任“参谋总长”顾祝同那是一伙的，就黄埔系内部来说，均属陈诚之政敌。

此间陈诚胃部动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在年底起复为宝岛省主席之前，处于静养和避风头之际，对蒋军作战和人事的大小事宜均不方便干涉，换句话说，就在胡璉“竞聘上岗”严重需要老大鼎力支持的时候，骤然间靠山却不在了。

而第十二兵团又属于“华中剿总”的作战序列，总司令白崇禧当然有一票否决权：我的地盘我做主。

白崇禧拿上台面的理由是“胡璉资历不足”。报复校长也好，打击“土木系”和陈诚也罢，这都是蒋军内部勾心斗角之事，不可能成为台面上的理由。

因此白崇禧否决胡璉出任第12兵团司令官的两大理由，第一是胡璉的资历不足，黄埔四期生直接晋升大型机动兵团司令，破坏了人事规则；第二就是该兵团所属各军的军长，半数资历超过胡璉，难免尴尬甚至不睦，进而不利于作战指挥云云。

老实说，白崇禧的第一个理由有点牵强，黄埔六期的廖耀湘就已经出任第9兵团司令官，战争时期是可以打破常规的，但是第二个理由倒确实有点靠谱。

第12兵团当时下辖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机械化旅的规模），分别是第18军（整11师恢复）、第10军（整3师恢复）、第14军（整10师恢复）、第85军（整85师恢复），其中第18军军长杨伯涛（黄埔七期、陆大第十四期）和第10军军长覃道善（黄埔四期、中央训练学校第十期）确系胡璉的老部下，在胡璉任职整11师师长时，分别是下属的整11旅、整18旅旅长。

但是第14军军长熊授春是黄埔三期生，还曾经留学日本，至于第85军军长吴绍周，更是黔军出身的何应钦嫡系，1945年已经官至第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85军军长，资历高出胡璉一截。

在第12兵团所属的四个军中，第18军、第10军和第14军都是土木系的基本队伍，第85军严格来说则属于汤恩伯系统（汤司令走何应钦的门路），因此无论怎么样，该兵团还必须得是土木系的骨干将领来领军，于是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那就是曾任第18军军长、第14军的老军长罗广文。此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43年的石牌保卫战期间，罗广文时任第18军副军长、

胡璉时任第 11 师师长，战后两人双双受奖晋升，罗广文擢任第 18 军军长、胡璉为副军长。

也就是说，罗广文那是胡璉的老上级，并且在 1947 年接替王仲廉担任过第四兵团司令，资历、派系属性都没有问题。

罗广文眼见陈诚失势，遂积极向留日前辈何应钦靠拢，以厚礼相送谋求第 12 兵团司令一职，这支部队毕竟是嫡系中的嫡系，司令职务堪称肥缺。何应钦从抗战后期开始就一直被陈诚排挤，但凡有打击土木系的机会也绝不放过，现在有罗广文主动来投，当然顺水推舟，于是一边附议白崇禧否决胡璉的决定，一边力推罗广文上位，总之让老对手陈诚不爽的事情，何应钦一定喜闻乐见。

然而无论是白崇禧还是何应钦，都低估了校长对陈诚的偏爱程度，为落实兵团司令人选，特派原侍一处主任、参谋次长、土木系“四大金刚”之一的林蔚亲往上海，当面征求陈诚的意见。

林蔚

林蔚老谋深算，首先告知胡璉就任一事已无翻盘可能，但也表示不想让“土木系叛徒”罗广文上位，陈诚略加思索，抛出了第三人选：1938年担任过第18军军长、时任武汉新制军官学校校长、黄埔一期生黄维，并且说：“黄维担任过18军系统的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一职非他莫属”。

林蔚以为然，当即回报校长获准，后者次日就签发了任命黄维为第12兵团司令官、以及胡璉、吴绍周为副司令官的命令，这其中一直随侍老蒋左右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起了很大作用，作为黄埔嫡系，顾祝同非常清楚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之间复杂的关系，他虽然跟何应钦关系更近一些，但是目睹糟糕的军事形势和校长的焦头烂额，实在不愿几方继续扯皮下去，遂力主接受陈

诚的提名。当何应钦等人再次提出反对意见时，顾祝同说：“老头子都亲自找黄维谈过话了，你们还争什么”？

1948年8月，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

12兵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1948年9月编成的。

在1948年8月的整编方案中，国防部拟想让土木系为主体组成12兵团（毕竟土木系可是小委员长陈诚的起家部队，6大兵团怎么也要有自己一份）。在计划中将3个整编师（相当于军）调入，分别是整编第3、10、11师。这其中整编11师是原来的抗战18军，号称国军五大主力，是土木系的老部队。而整编第3师则是从整编第11师调出来的“英雄团”、“老虎团”等老部队组成的精锐部队，在后来整编第3师改成第10军。同样是土木系血统的还有整编第10师，也就是后来的国14军改编而成，同时为了增加部队兵力，还调入了整编85师，也就是后来的85军。

整编第 23 军军长兼第九绥靖区(在苏北新安镇)司令官李良荣，因为他的基本部队整编第 28 师(即第 28 军)在华中“剿总”未归还建制，第九绥靖区部队虽归其指挥，但指挥上很感困难。李良荣和黄维私交很好，于是他自告奋勇，愿调为第 12 兵团的副司令官，并把他的基本部队整编第 28 师(是李良荣任师、军长时所带的部队)编入第 12 兵团，经 12 兵团二人亲向校长报告，并已命令发表。

但几天之后，校长又调李良荣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更因整编第 28 师被白崇禧扣住不放，于是国防部又以整编第 85 师师长吴绍周部(即第八十五军)编入第 12 兵团，并由何应钦提出，以吴绍周升任第 12 兵团副司令官仍兼该整编第 85 师师长，得到校长的核准。

李良荣

可是白崇禧另有打算，把第 85 军抓在手里，并把它编入第 3 兵团(张淦兵团)，还把这个军派到广水、应山方面去了，由于

黄维的力争和国防部的坚持，其间几经周折，白崇禧才把这个军吐出来。直到第12兵团已在蒙城与中野展开作战，大约是11月20日，第85军才赶到蒙城，归入兵团建制和参加作战。从以上第12兵团的组建过程，可以看到国民党军内部人事派系的矛盾及部队关系的情况。

黄维出任12兵团司令官后，曾经引起一场骚动，主要是18军很多干部都当过黄维下属，黄维这人太认真，他们认为黄维性情孤僻，严峻寡恩（主要是黄维做人不喜欢交际应酬，不会拉拢人，一心做事，加上黄维对各级将帅吃空响贪腐深恶痛绝，断了很多人财路），所以18军上下很多将校，到处说黄维坏话，说黄维久不领兵，缺乏作战经验，18军会断送在他手里，不过黄维倒也看得开，他多次公开表示，他最多干6个月，完成校长和小委座交付的任务，他就保荐胡链当司令官，他继续回学校当教书去。

组成12兵团的实际上是18军为主体，本该是一个全土木系兵团，是陈诚的一把尖刀，但在整编的过程中却被的白崇禧将原

属于汤恩伯系统的 85 军加入到里面。这一个外来户肯定是被人歧视，当时 85 军军长吴绍周兼任 12 兵团副司令，就让胡璉很不爽，一个外来户的军长也可以兼职兵团副司令？一气之下直接借口说自己父亲病重跑到武汉去养病，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黄维其实一直不太想当这个兵团司令，只不过校长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他，让他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岗。这个时候罗文广已经负气出走，黄维只能倚仗胡璉。还连哄带骗地说自己只是个暂时顶替的，将来兵团司令非你莫属，加上校长亲自下命令，就这样才让闹脾气的胡璉甘心当自己副手。

不过黄维这人确实认真，12 兵团刚刚成立时候，在小诸葛指挥下打了几仗，部队疲惫不堪，急需修整，但是这个时候黄维接到校长让他驰援徐蚌的将令，顾不上修整，马不停蹄赶赴徐州参战，一路上也是猛打猛冲，坚决执行校长的命令救援黄百韬，不过双拳难敌四手，这个国军中少有认真的男人，也折在徐蚌了。



伍 | 12 兵团组成

（一）18 军

18 军是国民党中央军中最大的派系集团之一，是陈诚军事集团的起家部队和核心部队，国军五大主力之一。

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军第 11 师和第 14 师。第 11 师于 1928 年 8 月 1 日组建，其前身是北伐战争初期投靠国民革命军的北洋军直系闽军曹万顺部编成的第 17 军与南京警卫师第 1、第 2 团合编而成。曹万顺任师长，陈诚任副师长，干部多来自警卫师。

1929 年春，陈诚在校长的指使下鼓动黄埔系军官以曹“任用私人”、“克扣军饷”为借口，反对曹万顺任师长。校长乘机下令免去曹的师长之职，由陈继任师长。

1930 年中原大战中，陈因作战有功，升任第 18 军军长兼第 11 师师长，中原大战结束后由副师长罗卓英继任第 11 师师长。

第 14 师的前身是中央军校教导第 3 师。1930 年 11 月 27 日改编为陆军第 14 师，原师长钱大钧继续担任师长。

1931年1月13日钱大钧调任武汉军校教育长，由陈诚兼任第14师师长，该师第33旅旅长周至柔任副师长。从此，第14师就成为陈诚军事集团的基本部队。

1932年2月，陈诚辞兼师长职，周至柔继任师长。陈诚号称校长的“五虎上将”，作战勇猛，决心果断，敢作敢为，有一定的战略头脑。因中原大战作战有功，于1931年4月7日被任命为陆军第18军军长，节制第11、第14两师及炮兵、攻城两旅。第18军由此诞生。陈诚军事集团俗称“土木系”，即取该军“十一”（土）师和“十八”（木）军之意而名。

第18军，算得上国军第一个主力军，其他四个在第18军面前都是小资历，下辖11、49、118三个师。

其中11师是土木系核心，只有两个团，另外一个团在118师麾下，49师是重建部队，118师只剩下两个主力团（原11师33团，原118师一个团），一个新兵团，细算算只剩下老18军的四个团，不过老11师的三个团都在。

老 18 军，本身是美械装备程度很高的主力军，而且还配备战车营，榴弹炮营为主的第四快速纵队。

（二）10 军

第 12 兵团下辖第 10 军，可以算得上 18 军半数兵力加新兵组成，前身是抗战时期方先觉指挥的第 10 军，抗日铁军，泰山军，方军长带领的第 10 军，在日本人围困下，死守衡阳四十多天，打的日本人损失惨重，算得上抗日战场上国军值得称颂的经典之战，此战方军长后来气节略有瑕疵不细说。

1945 年重建后的第 10 军由赵锡田当军长，这个赵军长据说是顾祝同的外甥，皖南的时候，就是他生俘的叶挺，赵军长抗战的时候也算是给校长立了不少功，不过内战开始后，运气不佳，1946 年就被我军全歼了，当然 1947 年又被全歼了一次。

1948年1月这个番号给了胡链，胡链刚刚升任整编第18军军长，下辖只有一个整编11师，胡链从原来的整编11师（老18军）里抽了一个整师18师和两个团为骨干重建了第10军。

全军下辖18、75、114三个师，内含2个老18军的步兵团（18师那两个团），基本上是老18军的半数力量。

（三）14军

1930年1月，阎锡山将西北军孙魁元部编为第14军，任命孙魁元为军长，下辖第29师等部。同年3月，孙魁元随阎锡山起兵反蒋，被校长免其军长职。4月，校长任命曹福林任该军军长。在中原大战中，第14军被编入韩复榘第3军团第3路军。

1933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该军军长，下辖：第10师，李默庵任师长；第83师，刘戡任师长。1933年至1935年，该军隶属赣粤闽湘鄂“剿匪”北路军，先后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第3、第4、第5次“围剿”、对鄂豫皖苏区红军第4次“围剿”和对发动“福建事变”的第19路军武力镇压等作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军由豫鄂进至河北、山西境内抗战，8月至9月，先后参加了平汉路北段沿线作战和太原会战中的忻口战役。10月，卫立煌升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第10师师长李默庵升任军长，王劲修任副军长。

李默庵

1938年3月，第83师调隶第93军，第85师（师长陈铁）转隶该军。同年6月，李默庵调任第33军团长，陈铁升任该军军长，陈鸿远接任第85师师长。

1939年初，该军第10师奉命与第93军第83师对调建制关系。

1940年5月，朱怀冰的第97军在进攻八路军的作战中被八路军歼灭大部后，其残部编成第94师（刘明夏任师长）列入第14军建制序列。

1943年3月，陈铁升任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85师师长张际鹏升任军长。

1945年2月张际鹏他调，余锦源接任军长职。同时，该军原辖第94师被裁减，另将第93军第10师改隶该军。

抗日战争结束后，军长余锦源他调，原第87军军长罗广文接任军长，隶属重庆卫戍总司令部。

1946年初，国民党军进行整编时，该军改为整编第10师，军长罗广文改任师长，熊绶春任副师长。原下辖第10、第83、第85师，依次改编为整编第10、整编第83、整编第85旅。

1947年底，师长罗广文调任第10训练处处长，副师长熊绶春继任师长。其后，该师在冀鲁豫战场和中原战场，先后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后期作战、阻击解放军挺进大别山的土山集战斗、大别山“清剿”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平汉路进攻战役等作战。

1948年9月，该师恢复第14军番号。熊绶春任军长，谷炳奎任副军长，梁岱任参谋长。

下辖 10、85 二个师，徐蚌战场前其实只有四个团，另外二个团据说回去接收新兵去了。

(四) 85 军

第 85 军，汤恩伯基干三个军之一，汤总司令三大基干军，13 军，52 军，85 军，这三个军都是汤总司令在台儿庄的部下，可以说是汤总司令起家的老底。

抗战时参加过枣宜、豫南、长沙、豫中、豫西等会战。解放战争时主要在中原和华东附近晃悠，没有吃过大亏。下辖 23、110、216 三个师。

在 12 兵团内部，85 军始终不受待见。除了不受待见，85 军也经常挖坑，在行军中 85 军也是走走停停一直磨蹭不前，最终贻误军机让 12 兵团被我军包围。

吴绍周

85 军和其他国军不是一条心，而这个正好也是我军的突破口，当年这个军虽然是汤恩伯的系统的。但手下的 110 师师长廖运周正好是我党二十年老党员。

11 月 27 日，在黄维突围当天，85 军 110 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并反戈一击，打乱了黄维的突围计划。

廖运周后来回忆：“我向他（黄维）建议 4 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 3 个师好，把 18 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以随时策应。黄维见我敢于挑担，又替他着想，很是高兴。对我进行了一番赞扬，连声说好同学，好同志，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坦克、榴弹炮随你要。他还让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我们行动。”

廖运周

正是靠他将防区打开，才让我军找到突破口，从而围死了黄维兵团。

进入功德林后，黄维认为，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他却不知情，一个劲孤军深入，而杜聿明12月3日奉命增援，援军却迟迟未到，这两大原因才造成了第12兵团被全歼，因此一旦有人提起淮海战役，他就愤愤不平地说：本人战术体验感极差，双方退后20里，再打一次，他决不会输！

而他在功德林痴迷早被科学“判了死刑”的永动机，花了几十年功夫，都不肯放弃认输，甚至连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

女儿都无法从理论上说服他，连他妻子蔡若曙的自杀都不能在行动上阻止他，这说明，黄维兵团的全军覆没绝不是偶然。

陆 | 12 兵团被围经过

（一）行军路线问题

黄维虽然呆板，执行校长的命令倒是很坚决，第 12 兵团还没有全部完成集结，就匆匆忙忙出动了。

11 月 5 日，黄维兵团集结于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补充休整，校长命令“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3 日内即向徐蚌地区开进。

11 月 8 日，黄维兵团由驻马店、确山出发，按指定路线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东进，校长、刘峙担心黄维行动迟缓，相继电催黄维兼程急进。校长的电报说：“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太和、阜阳)”。（蒋介石给黄维的电报，1948 年 11 月 10 日 13 时）

11 月 14 日，该兵团主力进抵阜阳地区，距校长限定 13 日到达的时间已晚了一整天，而快速纵队及辎重部队还在上蔡以西地区。

18 日，该兵团主力进抵蒙城以西地区，经过 3 天激战，中野第一纵队主动撤围，完成诱敌深入的任务。

（二）轻弃蒙城，丧失战略要地

国军 18 军杨伯涛经涡河一战，发现了解放军不少异乎寻常的迹象。他毕业于黄埔军校，从一个下级军官一路升到第 18 军军长，已是久历战阵。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善于根据战场观察所得及各方面的情报，推断敌军的企图与动向。首先，他从整个战局着眼，就发现这次战役与以往不同。

过去，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都是各自为战。但是现在，两大野战军会战徐海，靠拢在一起，显然有大的企图。

一个黄百韬兵团绝对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由此可见，大战已迫在眉睫。

经涡河一战，杨伯涛再看解放军的具体战术，就更觉异常。

过去，他与解放军多次交手，早已熟知对方的惯用战法：侧击、尾击、突然袭击，变化多端。

但这一次，解放军对他们的强大机械化兵团，竟然敢于迎头痛击，显出一股打硬仗的气势。

如身后没有大部队支撑，共军阻击部队岂能如此自信！

另外，解放军的动员工作也是规模空前。以前作战，杨伯涛很少看到大批公开的宣传文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65043032203011102>